

# 以战争中人性之美，谱时代青春之歌

## ——高中必修上册第一单元《百合花》文本解读

谢淑娜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百合花》是茹志鹃发表于1958年的代表短篇小说。它是一篇讲述战争题材小说，但它并没有正面地写战争的残酷和惨烈，而是展开一个通讯员与“我”、新媳妇之间的故事，表现了战争年代普通人的善良和勇敢以及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义。茅盾曾对此篇小说给予评价：“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是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并赞扬：“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sup>[1]</sup>

**[关键词]**《百合花》；人性之美；文本解读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0.2359

### 一、于矛盾冲突中推进情节发展

#### （一）认知矛盾

1. 没有惨烈现场的战争小说。与人们认知的一般战争题材小说不同，本小说并未大量地正面描写人们在战场上的厮杀，没有塑造一个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英雄人物，也没有特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困苦，而是通过一名文工团的女性视角，以所见所闻叙述故事情节，更关注普通个体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从而展现语言的诗意美，步步推进情节发展，传达出战争中人性美、人情美的主题。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去赶集的呢！”这一段环境描写以及两段插叙（小伙拖毛竹的场景和家乡过中秋的场景），虽在写战争中，但仍不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发现生活中美的眼睛，这样的小说不免让人体会到其中的诗情画意，不愧被称为“诗化小说”。

2. 无法团圆的中秋夜。中秋节本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团圆的日子，而在作者笔下的中秋节却是一个充满炮火攻击的战争日子。在这一个中秋夜，天边皎洁的满月，竟让人“憎恶起来”。此时的人们远离家乡，与家人分别，只能就着干菜月饼、担惊受怕地度过所谓的“团圆节”。这样的反衬更是能体现出战争的无情。文中四处提及中秋与明月，以时间为线索推进情节发展：

（1）第一处在于首段独句成段的一句：“1946年的中秋”这里向读者交待了小说的时间和背景，此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力量是国强共弱，战争中双方的进攻与撤退交替进行，伤亡较大。（2）第二处在于“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此时因为天黑后升起的月亮把地面照亮而易于敌人攻击，所以“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接着乡干部送来干菜月饼，这才记起是中秋节。此处作者通过蒙太奇的手法闪回了家乡和通讯员过节的场景，从而反衬战争的无情。（3）第三处在于“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此处向读者点明了时间的流逝，来到了半夜，但“我”的心却如同这明月一般悬着，这是因为对通讯员前线工作的担心，正衬出战争时期人们之间的情义。（4）第四处在最后一段“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此处的月光照耀出新媳妇眼睛里的泪珠显得格外明亮，同那白色百合花一样

纯洁，将月光作为通讯员与新媳妇之间纯洁情义的见证者，推着故事走向高潮。从结构角度来看，此段也呼应文章第一段“1946年的中秋”，让情节的发展前后有了关联性，否则文本第一段的时间介绍就显得没有任何“深刻”的用途。<sup>[2]</sup>

#### （二）人物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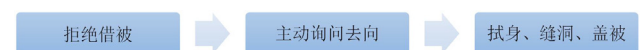
1. “我”与通讯员。一开始因为脚烂路又滑，“我”走得比较慢，但通讯员却撒开大步，此时“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这是“我”与通讯员的冲突。

但后来发现他没有丢下“我”，总能与“我”保持一定距离，“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通过休息时的询问，才发现与他是老乡，便“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再通过借被一事，觉得通讯员又好笑又可爱，“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随着战事越演越烈，“我”开始担心起前线的通讯员“‘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中起来。”，到最后发现牺牲的同志是小通讯员时“我强忍着眼泪”，对这一名年仅19岁的小通讯员的牺牲感到十分痛惜。



2. 通讯员与新媳妇。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冲突没有正面描写，而是在通讯员、小媳妇与“我”的沟通中侧面体现的，主要起因在于新媳妇不愿意借给通讯员被子。从新媳妇的描写中“她听着，脸扭身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可能是因为被子是新的也或许是因为一开始只是想要挑逗一下扭捏的小通讯员。

到后来新媳妇加入包扎所工作时，已觉不好意思而主动询问小通讯员的去向；最后看到牺牲的是通讯员时，“她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劈手夺过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一系列的变化无不引着故事情节走向高潮。



总而言之，从浅层来看，小说是时间与地点的不断推移，使情节在不断地进展；而故事与故事之间则通过伏笔和

照应——联系起来，显得十分紧密。从深层来看，则是不同人物情感的动态变化。这期间有“我”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也有新媳妇对通讯员的情感变化。<sup>[2]</sup>因此，小说的“同行—借被—牺牲—献被”四部分情节不应是割裂开学习的，而是依据小说矛盾冲突不断推进情节发展，从而深入体会情感变化，感悟战争时代人性的真善美。

## 二、于细节对比中丰富人物形象

### （一）步枪筒里的装饰

伏笔：“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照应：小通讯员回团部时，“我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解读]在这两处细节对比中，可以看出小通讯员是个不仅是文中写道的质朴（“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羞涩（“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的小伙子，还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也让人感受到作者所特有的诗化小说写作手法。

### （二）馒头

伏笔：小通讯员回团部时，“在自己挎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说：‘给你开饭啦！’”

照应：小通讯员牺牲后，“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解读]这两处细节，可以看出小通讯员的善良，也看出“我”对通讯员的崇敬之意。

### （三）衣服上的口子

伏笔：小通讯员在收被子时，慌张之余，“就听到‘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

照应1：小通讯员回团部时，“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

照应2：小通讯员牺牲后，“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照应3：小通讯员牺牲后，“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解读]这里衣服的口如同“我”与新媳妇对通讯员的遗憾，但无法在通讯员生前弥补这个遗憾了。一伏三照应的细节饱含“我”与新媳妇对通讯员的歉疚，并让读者随着作品中的人们一起大悲，同时也能感受到新媳妇的执着和对通讯员的崇敬。

### （四）百合花

题目：百合花

伏笔：“我”看到的新媳妇抱出的被子是：“里外全新的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

花。”

照应1：新媳妇来到包扎所帮忙时，“我看到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照应2：而到最后，通讯员牺牲了，别人要揭掉他身上的被子，新媳妇“劈手夺过去……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解读]这里的“照应1”在细节上可以看出新媳妇的“小心机”——对百合花被的珍惜，因为知道送进来的病人会先放在里面床上，而她把被子铺在外面的门板上，想要减少被人用的次数。而到最后的新媳妇则是将被子献给了牺牲的通讯员，体现了她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这不仅在结构上点题，还完成了题目与结尾的照应，自然引出主题：战争时期人性美与人情美。

## 三、于写作背景思考时代意义

茹志鹃在《〈百合花〉的写作经历中》中写道：“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嗚呼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sup>[3]</sup>《百合花》写作于1958年春，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中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sup>[4]</sup>

在了解到小说写作背景及作者的写作用意后，我们学习这篇小说需要思考的是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并挖掘它的时代意义。本篇小说是选自高中必修上册第一单元，本单元以“青春激扬”为主题，选定不同时期的作品吟唱青春，让读者从“青春的价值”角度思考作品的意蕴，并结合自身经验追寻理想。战争注定是残酷的，而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心中坚信生活会美好，生活应该是美好的，并通过自身的积极行动去追求，哪怕是牺牲。这就是对未来的憧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甜蜜爱情的希冀，这就是革命的“梦”。这种清新淳朴、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是建立在美好人性的基础上的。关注当下，任何不以追求生活美好和人性美善的理想都容易滑入功利主义的泥潭和遭遇被物化的厄运。小说中的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在战争时代谱写了自己壮丽的青春，而在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向着自己的青春出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参考文献

- [1] 茅盾.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 人民文学, 1958(06).
- [2] 景慧颖. “情节”视域下的《百合花》教学[J]. 语文教学通讯, 2020(04): 51-53.
- [3] 茹志鹃. 《百合花》的写作经过[J].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96(05): 3-4.
- [4]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68.